

目 录

- 应山解放见闻录..... 曹永阳 (1)
- 阳光普照第一年..... 扬 草 (26)
- 三人小组应山谈判纪事..... 朱家驹口述 (41)
- 唐文沛起义..... 汪 英 (63)
- ~~~~~ 关于唐文沛起义的证明信
附 录严新州遗稿 (74)
- ~~~~~
- 忆解放战争时期寿山区的统战工作
..... 汪 英 (78)
- 解放前夕的广水私立德馨小学
..... 陈国贵遗稿 (93)
- 关于德馨小学的通信..... 潘怀周 (101)
- 入伍在黎明前..... 王旭初 (109)
- ~~~~~
- 广水铁路工人的保产护路斗争
..... 魏啸行等口述 (120)
- ~~~~~
- 简师生计冲“戡乱”会场..... 彭光银口述 (124)

忠孝镇国民小学罢课索薪始末

.....毕华杞口述 (128)

小学生怒打国民党伤兵.....王旭初 (132)

~~~~~ 快邮代电  
**附 录**

.....杨少之提供 (139)

应山县“国大代表”竞选丑闻

.....吴昫、秦国楚口述 (141)

兵匪同类 警盗一家.....何子适口述 (147)

——原国民党广水警察所长的自白

国民党伤兵与警察斗殴事件.....王旭初 (159)

暴力剪发事件痛忆.....王旭初 (164)

建国初期的广水镇工商界.....仇涌泉 (168)

广水烟厂史事.....姜继维、游化龙口述 (182)

1952年蔡河区的生产救灾工作

.....李安善 (191)

50年代初的应山群众文化活动

.....万焕玺等口述 (200)

马坪楚剧团往事钩沉.....晏传启口述 (216)

|                 |                      |
|-----------------|----------------------|
| 重建应山初级中学琐忆      | .....陈一尘等口述 (225)    |
| 应山城关完小的恢复、整顿和改革 | .....杨少之 (233)       |
| 解放前后应山医事十年小记    | .....何春波口述 (242)     |
| 平息郝家店反革命暴乱亲历记   | .....曹洪发口述 (247)     |
| 关于郝家店事件的回忆      | .....余耀南口述 (251)     |
| 我们目击的郝家店暴乱      | .....潘国清、潘国宝口述 (255) |
| 后记.....         | 编者 (258)             |
| 征稿启事.....       | 市政协文史委 (261)         |

# 应山解放见闻录

曹永阳

愚少时求学于应山县城和广水镇，恰值新旧社会更替，亲历旧政权灭亡与新中国诞生。迄今40载，对这一时期往事犹依稀记得些许。现将当年所见所闻撮录如次，或可对本地区历史研究和教育后代有所裨益。

## 国民党县府第一次逃亡

1947年冬，我在应山县忠孝镇①国民小学读六上，级任导师是沔阳人左先生。左先生夫妇俩都在该校教书，带着一个吃奶的小孩。由于国民党县、镇当局连续几个月拖欠薪水，校方仅能勉强维持每日两餐的包伙，老师们的换季衣裳和其它费用则靠自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左先生一家三口的日子十分艰难。这年冬天冷得早，农历九月寒霜遍地，十月池水结冰，担任高小教员的左先生穷得连御寒的棉袄都没有。每逢打霜下凌的早晨，他只好缩在被筒

里，等中午太阳晒暖和了再起床给学生补课。班上的王楚光等几十位同学凑了点钱，缝了件青布棉衣送给左先生穿，才暂时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当时的国民党应山县长龚剑樵也是沔阳人氏，1947年7月来应山。龚到任后，头一桩事就是刮地皮。应山县系楚北穷邑，油水本来就少，龚的前任陈汉雄、余子明又早已将大部分囊括而去，县城里能变钱的公产就只剩日寇投降时留下的上十排镔铁马棚。那数百张镀过锡锌的不锈铁皮，几天内就被龚某一扫而光，拿到汉口换了现大洋。国民党政权之腐朽没落，之必然垮台，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的中原局势一天一个变化：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于公历8月底挺进江淮之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兵车南遁路经广水，人心浮动，一日数惊。到农历十月中旬，应山县城突然传出特大新闻：陈少敏领导的新四军又回来了，“头站马”已由陈家河越过平汉线，正在寿山出榜安民，人枪有二三万之多。这个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开。国民党县

政府和县党部的大小官吏被吓得寝食不安，到处捕风捉影乱抓人，并随时准备逃往广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1947年12月7日）县城逢集，从城东和北乡又传来新的消息：老八路数万于昨夜突破东篁店车站进入中华山，占据大山口封锁应广公路，正与川军整编二十师在北小河激战。这天下午放学时，我们一群学生刚走出孝子里井口，忽从印台山方向猛然传来“啪”的一声枪响，街上顿时炸了集。我们身不由己，被奔来的人流裹到了国民党县府衙前。这时，上任不到半年的县长龚剑樵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穿一套黄呢军服，提着一支卡宾枪，对涌来的人群乱挥手大声说：“请各位放冷静点！兄弟我已查问过，刚才枪响是印台山炮楼岗哨玩枪走火，新四军八路军离我们远得很哩！”他刚讲到这里，勤务兵出来报告：“蔡宝乡转来川军司令部紧急电话，要跟县长面商军情。”电话机安在衙东侧保安大队部内。我因与大队长胞弟小蓝同班又同桌，便随这位同学一块进去了。从电话里传出北方口音：“你是龚剑樵吗？我部现在应山城北二十里铺，正式向你通

牒：咱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十野战纵队！”由于声音较大，我们在电话室窗子外面也听得清。龚剑樵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通牒吓昏了头，顿时面如土色，额角冷汗淋漓。他顾不得“七品县令”的尊严，丢下耳机跑出来狂吼道：“赶快跟我撤，先到张杨店！立刻通知城内各机关法团，初中、简师和高小学生，晚六点钟前在县府门口集合出发，民众愿走愿留听便；已经来了的学生们莫乱跑，等候家里大人送钱来。”

龚县长一声令下，县府内外立即大乱。挨到晚上七点钟，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杂色队伍才动了身。临走前人们被告知：“沿路不准亮手电，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人群出南门顺城脚往东，经许家井，过九龙河……。因系摸黑夜行军，看不清乡间小道，时而有人跌跤；走了小半夜，才摸到离城12华里的蒋林坡。龚剑樵嫌行动太缓慢，下令找个向导领路。一伙如狼似虎的保安队兵丁砸开了一农户柴门，把户主喊起来，上前就是几耳光，还抢了这家一麻袋花生。兵丁找来一根草绳系在农民腰里，

将绳子牵着，用枪逼他前面带路。这个农民挺机灵，把队伍带到一座茅草山兜圈子。山下是一片河谷，人群杂沓的脚步声惊醒了谷底苇丛中栖息的雁群。霎时间，无数鸿雁又飞又叫，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许多人被吓得失足落水，还以为是遇上了解放军的埋伏。等到保安队明白过来，那位被抓来充向导的农民早已不知去向。当官的恼羞成怒，恶狠狠地说：“这家伙逃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明天烧他的屋！”队伍涉过河谷，遥闻荒村鸡鸣。到达张杨店时，已是子夜二三点钟了，人们这时才感觉到又冷又饿。

### 我们见到了解放军部队

那晚，我和同班的上十名高小学生挤在张杨店民舍的稻草地铺上。次日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发觉县政府的人不见了，保安队当兵的也不见了。后来，才打听到，昨夜的逃跑，原是一场虚惊：解放军的一支侦察小分队截断了国民党川军二十师通往应山的电话线，用步话机跟龚剑樵开了个玩笑，闹得国民党县府倾巢出

走，星夜逃亡。可是就在同一天晚上，川军司令部开进了应山县城，下条子找县长要粮草不见人影，即派员弁连夜追至张杨店传达命令。龚剑樵刚在乡公所睡下，就来了军令，只好又爬起来集合保安队官兵，丢下我们学生不管，于12月8日拂晓赶回应山县城。

这天张杨店是冷集。我们上十个同学在街头茅棚买了豆腐小菜饭充饥后，经万家新集、小山口步行到广水。多数同学从未见过火车。当那庞然大物喷着白烟响着汽笛迎面飞驰而来时，大伙儿又稀奇又害怕。我们临时寄居在扶轮小学斜对面老票房巷口。这一带是广水的繁华区，商贾云集，人流拥挤，南腔北调，汇于一街。当年广水市场的兴旺，得益于平汉铁路便利之交通。路西之襄（阳）、樊（城）、随（县）、枣（阳），路东的礼（山，今大悟县）、罗（田）、光（山）、潢（川）出进商品多以广水为聚散地。战争的气氛也笼罩着这鄂东北之重镇，每当夜深入静，便可隐约听到从路东大悟山传来的枪炮声。在火车站一带，国军装甲兵团的美式战车一辆接一辆，沿铁路线摆成了一道装甲

车墙，与周围的钢骨水泥暗堡成龙配套。瘸腿断臂的伤兵和黑衣路警不断发生冲突，火车轧死人撞伤人的事几乎每天都有。上下车的旅客和广水市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就是时局。枪炮声也一天一天地离广水越来越近，以至在市声喧哗的白天就能听见，而且一阵比一阵紧密。大约是农历十月底的一天后半夜，持续了数日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次日晨，在广水北塘角和铁板桥以南均出现解放军的标语传单，内称：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二纵队前锋部队已于本晚冲破平汉封锁线挺进路西。这天上午，驻广水国军突然禁街，出动巡逻队在老票房、转运栈、茶馆、酒楼等处抓了不少人。这些人被诬为“奸匪密探”，关押在铁路警察所内。

我们上十个同学离校已一个星期了。大伙抱着好奇心，都想看看人民解放军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约定同返应山县城。农历冬月初二（1947年12月13日）清早，我们冒着漫天风雪上路了。行至大山口东麓，正好遇见解放军的岗哨向我们喊口令：“干什么的？”大伙儿齐声回答“是学生！”哨兵过来看了我们的三角

符号和书包，即面带微笑，示意放行。我们看到大山口公路两侧岩壁上，用石灰和红土刷了不少标语口号，内容主要是“庆祝大别山战略反攻胜利”、“开辟桐柏，进军江汉，建立中原解放区，实现伟大战略决策”等。其落款名称甚多，如“晋南军区独立旅”、“临清独立团”、“野战军随营学校”、“中原独立旅”、“晋城南下干部大队”等等，都是十纵和十二纵所属部队的番号。同学们头一次见到新鲜名词，简直目不暇接。当时天气酷寒，呵气凝霜。我们看到千里南征的解放军指战员被服极其单薄，所穿“棉袄”只是用草木灰沤土布缝制的夹衣，里面塞了点棉花。在装备如此简陋的情况下，解放军官兵一致，都是身背武器和干粮袋，脚蹬草鞋，扎着裹腿；还有不少军人仅穿两件单衣，披一块桐油雨布抵风挡雪，却把自己的“棉袄”盖在伤病员的担架上，或搭在驮运辎重的战马背上。我们沿路所见，大山口以西约10华里的雪地，都留下了解放军不入民房、露宿野炊的痕迹。从部队的服色上大致可以分出：穿紫花裤褂的为第十纵

队，用黄杨根和锅灰染色的则为十二纵队。王家棚子和马都司庙，贴了不少布告和战报，其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晋冀鲁豫民主联军讨蒋檄文》，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署名的《告中原人民书》，高树勋将军②领銜的《致蒋系官兵公开信》等。解放军部队在风雪中行进。牲口马匹的四蹄用稻草棉絮包扎，以防止路滑和响声。十纵走路北杨家岗方向，十二纵走路南同兴店方向。两支革命队伍阵容整齐、士气旺盛，同学们看见了很受鼓舞。

### 解放军首次占领应山县城

1948年1月7日，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攻克国民党统治下的鄂北第三行署所在地随县县城，应山西境最大水陆集镇马坪港成为解放军的游击区。到1月中、下旬，逃至应山县城的第三行署流亡政府也因川军撤防而随之迁走。时近农历年关，国民党应山县长龚剑樵为政府机关搬往广水一事，召集党部要员和县参议员开会多次，皆未能作出决断，只好求助于瞎子算命。农历腊月廿三是县衙祭灶之日，

龚剑樵派贴身护兵去大学街口找算命瞎子周祥之问“流年吉凶”。周瞎子叫那护兵随便报个字。护兵说：“就以县长的姓，麻烦先生指点迷津。”周瞎子掐指一算，唸唸有词道：

“‘龚’字上边一条‘龙’，下是面个‘共’。若问流年吉凶，‘共’在乡下活动，‘龙’在任上呼痛。不过最近十三日之内倒无妨碍，腊月廿八保你安然吃年夜饭。十日之外已是民国卅七年。应山逢七不利——民国七年发人瘟，十七年大匪老王太破城，二十七年跑日人；明年卅七末劫，天机不可泄露……。”③

护兵将这些鬼话报告了龚，龚感到凶多吉少。腊月廿八，衙门里吃罢年夜饭封了印；廿九上午，龚带着县府民、财、建、教各科员役和两个保安中队逃往广水。县党部和参议会见县长已不辞而别，也都“三十六计走为上”，纷纷逃离应山。大年三十，被解放军打垮、形同丐帮的随县保安团残部进驻应山县城，向老百姓提出“守城”条件：由县商务会及各街巷保甲长摊派银元、粮米、柴炭、肉、鱼、酒，供其过年之用。

1948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四),桐柏军区第一分区方正平率部进攻应北最大乡镇郝家店,与国民党应山县保安大队王楚卿部、国民党应北区长彭继武部展开激战。此时县城已无驻军,随县保安团残部已撤往同兴店顺山口一带农村;城区商民和中小学校纷往广水迁徙,沿路人流如潮。今年春天暖得极早。当我们行至应广公路中途之七孔桥时,忽然听见蛙鸣。循声俯望,发现成堆的冬眠青蛙在河泥上乱爬。由于各阶层民众轻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盲目地跑到广水,造成人满为患,市面物价猛涨:齐米每斗从5000元法币涨至12000元;食盐由每斤1000元法币涨至2200元;香麻油每斤从1600元法币涨至8600元;其它如柴炭蔬菜涨价均超一倍,拾元、百元票面的法币已作废纸。一时之间人心思变,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谣言层出不穷,预示着旧政权土崩瓦解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农历正月初六(1948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汉军区独立旅张健部队自随枣挥师东下,首次占领应山县城④。解放军进

城后，即贴出安民告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并发动各街道贫民和四郊菜农，打土豪分浮财。这是应山县城获得的第一次解放，城区内外呈现出一派从未有过的革命新气象。

### 黎明前的广水镇社会百态

解放军进县城的那天，盘踞广水镇的国民党兵力只有国军一个特务营和一支守护铁路的交警大队，加上应山县流亡政府带去的两个保安中队，和从东边毛家集逃到广水的礼山县流亡政府少得可怜的一点保安队，此外再无其它正规武装。当解放军占领应山城区的消息一传来，刹那间广水街上乱成了一锅粥。国民党特务趁机造谣惑众，闹得人心惶恐，纷纷抢搭火车，准备逃往汉口。

我们一块来的几个同学，这两天暂住在设在天主堂的私立德馨小学后院，等候参加广水中心国民小学插班考试。正月初六下午，大伙正温习功课，忽闻户外人声嘈杂，风传解放军“头战马”已过十里河，今夜广水可能不保。那

些从礼山和随、枣逃来的教民一个个吓得惊慌失措——传说共产党反对吃洋教，留在广水太危险；想走又缺盘川钱，真是进退两难。德馨小学陈国贵校长披一件蓝布旧外套，走过来安慰他们说：“我劝各位教友切勿轻信谣传。共产党保护宗教，解放军秋毫无犯，他们要惩办的只是极少数洋奴买办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你们是贫民百姓，有信教的自由，当初本就不该逃跑，今日岂可一误再误？”教徒们觉得陈校长言之有理，便暂时安定下来了。正月初七上午又发生新的矛盾：昨晚从应山县城涌来的人群将广水天主堂所有空屋几乎都挤满了，碧眼高鼻的爱尔兰神甫示意教徒下“逐客令”，遂引起双方纠纷。结果又是陈校长出马，找来本堂一位中国神职人员共同调解此事。陈校长说：“教友们都是中国人，未入教的也是中国人，广水天主堂本是中国地盘。处此社会大动荡时期，中国老百姓住在自己国家地盘上，总以和为贵，何必争吵呢？”那位神职人员也顺水推舟，众教友也就作罢，问题便解决了。

正月初八中午，我们从广水中心国民小学

报名回天主堂，看见一个头扎白绷带、身穿羔皮袍的人行动慌张地走进最后一幢房子。当时这屋里住着一户从应山逃来的官眷。来人一进门就跪倒在一位白须老者面前，哭着说：“汪老世伯，令郎永植兄已经替党国成仁了！”顿时屋子里哭声大作。德馨小学的同学们闻声过来围观。这哭声也惊动了高个子爱尔兰神甫和他的副手——矮个子棕发碧眼的西方人。这一高一矮的二人皆拄着文明棍，迈着绅士步，来到人群中间。神甫手划十字，口放厥词：“主啊！世界末日已快到了，中国魔鬼多么可怕！上帝要举行最后的宣判，善人必升天堂，恶人必下地狱。你们这群没有教养的野孩子，小心魔鬼附体，上帝要惩罚你们的！阿门……。”这洋鬼子是“中国通”，他的这番咕叻，我们基本听得懂。这时，陈校长摇着上课铃过来了。等神甫一走开，他就说：“同学们都上教室去，不要听信外国传教士胡说八道！”

刚才进来报丧的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国民党西魏店乡长孙绍权，丧主是国民党应山西区代理区长汪永植的家小。汪某抗战前在武昌乡